

西部纪实报告文学

仓皇女人

Cang
Huang
Ren
Nv
Yi
Tan
Shui

西部大野动人心魄的神秘绝美女至情至性的叙说

滩水

第一部

◎ 刘宁变 著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00143631

仓皇女人滩水

Cang
Huang
Ren
Nv
Tan
Shui

◎ 刘宁变 著

西部纪实报告文学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部记实报告——仓皇女人——滩水/刘宁变著. —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3

ISBN 7-80145-696-3

I. 西… II. 刘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9785 号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永安路 106 号)

邮政编码:100050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
北京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

880×1230mm 1/32 印张 31 字数 710 千字

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45-696-3/I

定价:48.00 元(一二部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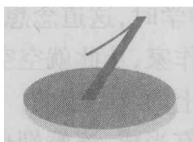
内容简介

小说以一位漂泊女子的人生为线索,刻画了一个在浮华世风中集智慧、勇敢、欺骗于一身的文化浪人。故事中无论慌乱中爱恨交加的生死恋情,还是西城黑道美女的剽悍、真诚和仗义,都浓缩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情绪和个性命运,揭示了许多深刻的社会问题,有非同寻常的震撼力。

一位母亲对孩子说：

“荒原路长，只管走，别抬头傻看

太阳……”



恍恍惚惚记得，驼背算命先生来的时候，太阳照得暖烘烘的，墙山和那盘石碾像抹了油似的黄亮。他刚靠住碾盘往土地上一坐，一群土眉土眼的村里人就围过去，还留着瓦片头。穿着开裆裤的我，看人都围过去了，就使劲儿往里挤，挤不进，就趴下，从大人们的胯裆下钻过去，还没直起身来，冷不防被那个满脸脏污的算命先生一把抓住了小手。

我颤怕怕地蹲在那张高深莫测的脸面前，心里不由得发毛，脸上就有吃了涩柿子似的愧慌。开裆裤里一疙瘩牛子蛋，铃铛似的摇摆了几下后，就缩得像天槐他爹那个带嘴儿的鼻烟壶壶一样，逗引得一圈子人都轰地笑得墙倒山歪。

在大家打趣、浪笑的时候，算命先生闭上了那双一只高一只低的眼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末了就睁开眼在我的手掌上细里细相地看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指着上面的纹路说：

“命运线起自月丘，中部坚挺，直达土星，说明这娃一生努力奋斗，而且有外力相助。太阳丘丰隆，成功线流畅、笔直，还有两颗星纹相佐，将来必能功名成就。生命线上有一上升线指向土星……这孩子有文才，文曲星高照……村穷，山枯，文不穷啊！干梁梁要出人喽！”

算命先生在说出一番指点迷津的话后，发出了一声苍凉的感慨。

一派茫然中的村里人，半信半疑地惊讶我这个铤而走险的脏鼻子儿娃会有出息！

驼背的算命先生步履蹒跚地走了。

他的话却害了我一生。

从我十一岁上学起，我的心里就揣着一个模糊的热汪汪的念想——我一定要照着算命先生的指点，挣红屁股地学，要达到那个圆满。后来，到上中学时，这道念想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妖妖冶冶的魔鬼——作家，从此就空空地缠了我一辈子。

作家当然不是靠手上的纹路当的。自然我就一败再败。

更惨的是我作家没有当成，连婚姻也一茬茬地给误掉了，直到三十九岁西出阳关为止，我这个黄土高坡上脏兮兮的土户汉子，还没有个女人说句话。

经历告诉我，越是打着光棍的男人，女人们离得越远。

我成了村里人心中放了一辈子“空炮”的光棒。在那些灰塌塌的日子里，不时有老年人在太阳光里叹息——驼背的算命先生当年说了狂话，那道念想，荒废了这娃一辈子，媳妇恐怕是“咣悻”了！

可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

在我四十岁快“腰干”^①的时候，有了一段令人感叹的花花经历。尽管那回事被活拉拉地拆开了，灭了灯，但我觉得已足够我有滋有味地回忆一辈子了。

刚从边地回来的那阵子，心里老酸溜溜的难过，只要她的模样儿在眼前鲜水鲜净地出现，我就忍不住有眼泪轰轰烈烈地流下来。后来，日子一天一天野得远了，人也一天一天漂荡老了，心里就有了一种莫名的悲壮感。

靠文才取得功名的事黄了。惟一的一次爱情也始终没在家乡发生。但我敢说，这辈子我有过一个超凡脱俗的女子，人长得跟神仙女似的俏秀！

那段远天远地的姻缘，发生得非常偶然，非常短暂，非常飘忽，也非常实在，使我这后半辈子人生有了几分豪壮，也充满了老久老久的不甘。

① 注：“腰干”，小时听当地人说，黄土野坡上的男人，四十岁就没了精子叫腰干。



那天,我思想了老半天,才怀着甜丝丝的指望走进野马河县教育局。推开行政办公室的门,却见一个穿得很时鲜,模样儿却像狐狸一样的姑娘坐在办公桌前,她一只手拿着一个塑料把儿的心形镜子在照,另一只手拿着唇膏在嘴上漫不经心地抹,那一张倒三角形的白脸上,一对尖溜溜的大眼睛在镜面上乱转……

“请问同志,你们局长在哪个办公室上班?”

我以人生地不熟的那种诚恳问。她没有回答,依然用心用意地在抹口红,腮帮子一缩一缩,那血红红的嘴唇,像刚下了儿子的老鼠沟子,一撇一撇,红滋滋的难看。足足有半分钟后,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,慢条斯理地问:“你是哪个单位的?找局头有事?”

“我……是……是来应聘的。”

嗤!那红嘴唇子一下子撇得像拉长的弹弓皮子,末了,她眼睛眨巴了几下说:“哟!往里走,最后面一个办公室。”

在我从她的办公室往外走的时候,却听见她在那里嘟囔:

“神经有毛病,到事业单位应聘,机构改革的红头文件都碰弯了鼻子,粗胳膊黑手的,还往白馍笼里伸,盲流!”

她嘟囔的声音不大,却听得我脸上一阵热辣辣的难受。到这个时候,我才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盲流,而且不知天高地厚地到事业单位应聘,这在改革的年代,和吃错了药一样荒唐!

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了那位谢了顶的局长。

站在局长办公桌前的时候,原有的那些热热的希望就一圈

一圈往下淡落，而且全身都像萎缩了似的。为了证明我应聘的真诚，我在谈明了自己的来意之后，就急忙从提包里掏出那些自认为硬邦邦的证件，一一放在局长的桌子上，而且在每掏出一个的时候，一边往桌子上放，一边像饭馆里的服务小姐报菜一样介绍着：“这是大专文凭，这是两个获奖证书，这是法制报社的特约通讯员证，这是古城作家协会的会员证……”

那位局长谢顶很严重，从脑门子往上都明光光的一片。他当时好像有点感冒，用手指不停地捏着鼻子，听我给他介绍完后却一声没吭，一双鹰一样的目光看着桌子上的一堆牌子，沉静的脸上慢慢现出一种旷远、悲悯的神色。一会儿，他仰起脸，闭上眼睛，嘴张得老大，无限舒服地——啊呸！一个喷嚏打出来，然后就掏出一个折得方方正正的手帕捂在鼻子上。平静了好长时间之后，他伸出一只枯瘦而又白皙的手，用两根指头把那个作协会员证夹了过去。我怀着祈祷般的心情，一双眼睛几乎是跟着他的那两根指头看过去。可是，他拿过去只看了看，又用那两根指头夹起来放回到原处，然后用捂着鼻子的浓重的呻吟似的声音说：“我们这里……不用作家！”

“局长，我还可以干其他的，比如教书……”

“唔……唔……现在我们这里都三个萝卜一个坑了，还往进挤，热闹也不是这个看法啊！听话……听话啊……”

他一边说，一边用手在面前轻轻地摆动了一下，做出一个“走人”的动作，而且那种声调如同大人在搞磨小孩似的，他脸上那种如死水一般的肃然神情，很有点像辽沈战役中的林彪。

从教育局出来后，我的心里虽然没有过多的沮丧，但“盲流”这个怪眉失眼的称谓使我顿感沉重。我不理解在这沉寂落后的西部，人们为什么把口内来的人叫“盲流”，而且那语气里的轻蔑和鄙夷，让人一听见就有些萎缩和失望。直到后来的一段日子里，我还知道他们对“盲流”的蔑视远不止这些，他们还把“盲流”叫“盲道”，有时还通称“盲大”，但这里的“大”决不是“大”与“小”的概念，而是“笨”，是“无用”、“糊涂”、“不顾后果”等意思的混用。在他们看来，外地的人都是不可信任的，是出门捞世界的

“贼道”。

我想不通,封闭心态中的西部人,为什么带着这种狭隘的观念呢?那个先进发达的美国不就是个“盲流”大国么?在欧洲有许多人一生在好几个国家生存过,他们把移民、奔波看成一种精神,一种进步,是值得尊敬的。再说,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,这种远距离的奔波并不是个别现象,也不是现在才有的,而是由来已久。人的迁徙,带来的只有进步和动力,就像 NBA 球员在场上不停穿插移动一样,每移动一次,就有可能多一次成功的机会,于社会,于团体,于自己不会有任何害处。更不要说现如今这西部边陲了,不就是靠移民垦荒发展起来的么?

可我毕竟是他们眼里的盲流了。

我这个西行的破落户还是没有死心,就在这天,我又走进了这个县的广播电视局。我又一次犹豫地推开了办公室的门,又一次把那些牌牌子亮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局长。奇怪的是他又拿起那个作协会员证翻来复去地看。可最后他却神秘地把那张瓢嘴伸到我耳旁,悄声细气地说:“这玩艺儿……在口内好整吧?你看能不能给我……也弄一个?”

听到他这些话,张口结舌中我语无伦次地说:“局长啊!我……我这可是凭……凭作品申请批下来的啊!”我的声音带着文人那种笨酸的惊叹之情,苍苍凉凉地解释。

“唔……有作品!啊!对不起!对不起!别吱声,别吱声!拿出来看看,看看……”

局长的话,客气中依然有些神秘。恍然之中他又笑起来,一溜红牙台子下发黄的缝隙极大的牙齿粘着唾沫露出来,一股子蜗齿的臭味麦芒一样刺进了我的鼻子。可此时此刻,我哪顾得了这些,急忙从提包里掏出十二本杂志,还有一沓子报纸。然而,当我用颤抖的手把那些所谓的作品放在桌子上时,自己不禁心虚起来,因为发表在这上面的全是一些诗歌,而且没有一件是有份量的东西!

果然,蜗齿局长在——翻过了那些“劳升子”后,又露出那溜红牙台子说:



“你发表的都是些诗歌，我……看不太懂，这种文章像跳舞一样。可我给你说，诗这玩艺儿，已经很少有人看了。至于，我们这个牛蹄窝窝子，你也看到了吧，庙小香炉低，不要说一个写诗的人，就连瞅着领导屁股转悠新闻的，也难安置了，那些县上的头头脑脑，亲戚朋友多得无法应付，他们今天领一个电大生，明天领一个政府里的实习生，来了，不是模样儿俊得发麻，就是腰挺得连我都害怕，打发都没法子打发，不瞒你说，现在光编外记者都六十多个了，了得！”

“啊！”

我不由得发出了一声喟叹，心里那片子希望的绿叶叶，仿佛开水给烫了似的，蔫得寻不着魂影子。

“知道了吧？你到这里应聘，啥光景，明白了吧？你是口内人吧？户口还没吧？往后还有干部指标、编制，麻烦事就多了，在这儿排这个鸟队，挤这个热窝窝有啥指望？再说你同人家上边也没有个啥关系，排也排不上。这多年来，凡是分来的指标，那可都是‘带帽儿’的铁货，谁敢马虎？如今这印把连我都吃罪不起，你一个盲……那就惨了！”

这位局长同那位局长不同，他像一个受了委屈的老太婆遇到了一个多年不见的同年姐妹，话像倒胡桃似的，一句连一句往下呱啦，脸上堆满了疲惫和无奈，尽管他把那句“盲流”没说完全。

这一天晚上，我躺在野马河县一家私人旅社里，闷腾腾地想着这一天的事情。落寞中又猛然想到，边城政府里不是有个人才交流办公室么？为什么不去那里试试呢？

第二天，我又鼓足了勇气，坐车来到了西城政府。当我像个沼泽地里的跋涉者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上去，慌慌怯怯来到大楼门厅的时候，就被一位戴着红袖筒的老头给挡住了。

“你找谁？咋冒失失的？”

“啊！大爷，我……我找，找人才交流办公室……”

“唔……”

老人戴着一顶褐色的礼帽，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。能看出，



他在政府里混吃混喝一辈子了，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油得成熟，特别是那欣赏意味的一声鼻音，弄得我像一个小孩子一样难堪。接着他的脸上立即现出一种嘲讽般的微笑。正在这时，从楼梯上走下一位西装笔挺的男子，看上去有四十岁上下的样子。他挺着胸，眼看着前方，头梳得绳子都落不住，只是下楼时腿上的动作有点像卓别林。

“啊！张处长，这位是口内来的盲大，来嘛，要找交流办喽！交流交流……”

礼帽老头不无讽刺意味的话，分明带有通晓内部机宜的意思。他讨好似的说完之后，那位张处长没有看我，脸上浮出同样轻蔑的微笑，然后伸出一根指头从肩膀上向后指了指，就腾腾地下楼去了。

“喂，小伙子还寻乎啥呢？上楼交流！”

礼帽老头见我还瓷在那里就提醒说。可他连续几个“交流”，已说得我心灰意冷了，脸上现出吃了酸杏子的那种神色。

在后来，我陆陆续续碰到许多碰额颅的事，才开始另解，那种“交流”是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的，“人才交流办”在政府里只不过是摆设，是为应付上级检查，用来表明政府积极改革的态度而已。

在此后屡次的失败中，没有一个地方肯有半个字商量的余地。至此，我方沉重地认识到“作家”原是个没人要的技能者，即使在改革开放的经济繁荣时期，命运也不会好的。可我多长时间以来，居然沉醉在那种酸囊囊的崇敬里，希望西部边地能从文化建设的大计出发，腾出半拉屁股大的位置，让我为一种事业把命卖在这里。看来，我这个盲流的心，不能不说是太大了。这不是我自己的悲观，在后来的多次规模较大的人才交流会上，我亲眼见到那些带着一身腐朽气色的文人，简直像打醉了的尿壶片子，连捡破烂的也懒得用脚去踢一下。我深深地醒悟了——在社会开始走向重实业的时候，这些靠远距离真理生活的人，是多么的尴尬和不自量力！

可我遇到了一个女人。

那个傍晚，我沿着这座城市的园艺路心情沉重地向前走，屡屡的失败已使我的情绪沮丧到了极点，身上的钱已经快花光了，不要说找工作，就连吃饭、住宿这些硬邦邦的现实问题都无法解决。

太阳早已落了，西边的天空只留下一片淡黄的亮光。风吹着路旁的一带树林发出凄楚的响声。柏油马路闪着傍晚的青光。路旁的长臂路灯几乎都被打坏了，窟窿眼睛似的难看，只有几百米外的地方还有一盏，在遥遥地发散着慌悚的光。

我一边走一边想，十分可惜，几十年的理想教育，样板教育，居然没有应有的结果，人却变得越来越不可琢磨，美丽的城街上不仅有一盏盏被打坏的路灯，还有不时躺倒在地的果皮箱，刷过的粉墙上不是画满了不堪入目的漫画，就是用泥脚给踩上鞋印子。还有一些“卫生模范”“治安模范”“文明小区”的牌子，被涂抹得污秽不堪……我想不通类似于这种毁坏公共设施的行为，到底能显示出什么威风？自私，狡猾，发泄，一旦成为一种社会心态，这世事不就麻烦了？

正在我胡思乱想、沮丧忧郁的时候，猛然听到路旁的树林子里发出几声窒息般挣扎的声音，我的脑子里嗡地一下，就愣在了路上。我后悔自己到这郊外来，如今到哪里都存在安全问题，何况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。一种冷森森的警觉还没有完全松弛下来，又听到几声呻吟似的挣扎声。略一迟疑之后，我怀着穷到尽头不怕贼的心思慢慢走过去，却发现一辆白色的桑塔纳小车半高半低地停在树丛中，而且前门大开，在车前不远的草丛中，有一个肥胖的男人压在一个女子的身上，他用一只手死死地卡着那女人的脖子，并且在死劲地往上顶，那女子的头被撑得向后仰着，脖子伸得老长，发不出声音，只有两只手在挣扎着撕扯那男人的衣服，两条腿在拼命地乱蹬。

我一下子懵了。

当时也不知道是由于走投无路才产生了一股子胆气，还是贫穷和失败还没有挤走那一份天良，就走过去使着老大的劲喊了一声：



“公安局的!”

也许是“公安局”这话用得及时,就见那个男人一咕噜爬起来,向树林深处飞也似的跑了。当我过去拉起那个已全身稀软的女人时,只见她满脸泪水,全身已被汗水湿透,整个人显得非常委屈。可在这样的境遇,这样的时刻是不容许她哭诉的。只见她惊觉地抬头说:“快!快扶我上车,这儿不能久呆!”

这时我才意识到这车是她的,是有钱人,难怪被人打劫!

我把她扶上车时,才发现她的裤带已被扯断,她一手提着裤子,一手抓着我的膀子。裤子前面的拉链也被撕开了,露出了红色的裤头。我一怔,刚准备下车,她却一把抓住我的衣服说:“别下去,这儿撂野,他们不会饶你的!”

车倒出树林后,拐上柏油路就飞一样向市内驶去。

进入市区以后,在通明的灯光下,我才发现这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姑娘。她一边开车,一边不时噘着嘴忍不住哭泣,能看出她在忍耐中咬着牙,眼泪却一颗一颗往下流落,但她始终没有哭出声来。一双手在方向盘上风车一样颤抖着……

车在闹市区一个通宵饭店前停下了,她泪眼婆娑地拧过脸来,又悲屈又有几分害羞地对我说:“我……谢谢你,你先下去在饭店门前等我,我……换一下衣服。”她在说完这两句颤丝丝的话后,脸上硬现出感激的微笑,但那笑意似乎只集中在嘴上,而脸上的其他部位依然被委屈和恐惧死死地封着。

在这家饭店二楼一个豪华的包间里,她一下子点了十几个我从来没吃过的菜,白酒、红酒、饮料高高低低地放了好多。

在这安静的包间里坐下来后,她的心情似乎平静了许多,只是眼泪依然很多,她就用手绢不停地擦。看得出来,她极需要放声痛哭一场,可她面对着我这个男人,面对着桌上的美酒佳肴,只有极力地忍耐着。好几次我想劝她几句,但怕她在这场地上真的哭出声来,别人还以为是啥事呢,就只有傻愣愣地看着她。

这是一个美色四溢的女子,可惜她的脖子上已有几道紫红色的掐痕,而且能看出有一股儿一股儿委屈的口水在咽下去,咽

下去。

她一直以一种巨大的意志力，强颜欢笑地陪我吃饭。

我确实很饿了，当这些美味食品摆上来时，我才意识到从早晨到现在，我仅仅吃了一个饅！于是，在她不断的手势邀请下，我以仗义者的身份心安理得，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起来。

她没有心思像我一样吃菜喝酒，就坐在旁边，含着委屈，以害羞而又感激的神情望着我，也许我那时饿极了的样子十分可笑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我发现她美丽的脸上没有血色，给人一种白煞煞的感觉。但我仍然想到难怪她遭到不测，这种神来天给的漂亮，能不招惹是非？

“请问师傅你贵姓？在哪个单位上班？”

她的泪痕还没有干，就强打精神问我。

“上班，你看我像么？我……是口内人，姓欧阳，到这儿来找工作。”

“找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到处都一样，难啊！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住在哪儿？”

“住的地方没有，钱也花光了，吃饭都没法子，想回，又回不了。”

听了这些回答，她静静地看着我，沉默了好长时间说：

“你能不能先找个临时的事干干，挣一点钱再想办法？”

“人生地不熟的，也没啥技术……一个多月了，我真的，没用……”

这时候那种人生的悲凉，似乎从她的身上转移到了我的身上，我就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刚才那种仗义救人的气概一扫而空，涌上心头的全是无尽的凄凉。

“这样吧，你既然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那你愿意不愿意给我打工？”

“打工？打什么工？你有工厂？”

“不！你跟我跑车，刚才的事你也看到了，我干的这事时刻有

危险，如果你愿意，每天来坐在这车里，我就不害怕了。每月我给你四百元钱，吃的住的由我管，住处嘛，我有一间地下室，只要你不嫌弃的话……”

“啊！太好了！”

我激动得眼睛都潮湿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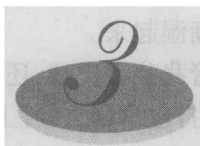
一桌子高档菜尽管我狼吞虎咽，还是远远没有吃完，就向服务小姐要了塑料袋，要打包拿回去，脸上却不由地现出穷汉子那种不好意思的表情来。

她轻轻地摇了摇头说：“不要了吧，我不会让你再饿肚子的。”

“你别见笑，我看这扔了怪可惜的……”

走出饭馆时，街上是一片明亮的灯海，各种形式的霓虹灯在转换着闪烁，一幢一幢高楼大厦探身在不夜的天空里。西部城市，尽管人烟稀少了点，但也可看出改革开放中的一派繁荣景象。





她住的是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。里面装饰得很豪华，带有朦胧情调的顶灯、壁灯，发散着温馨的柔和的光。垂落的淡红色的窗帘给人以安谧、宁静的感觉。图案明晰的抛光地板擦得很净……

她让我在沙发上坐下，然后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是单身，所以……你只能住地下室，不过那里也不错的，很安静，待会儿咱们下去收拾收拾。”

“那里可有电灯？我……喜欢晚上看书。”

“看书？”

她重复了这两个字后，脸上立即掠过一缕惊讶而又不屑的神色，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又一个知识分子！”然后又极热情地点着头说：“那里有灯，还有一张旧的三脚桌子，一张单人钢丝床，就是不太好看，既然你爱看书，那……就把这个拿去吧……”

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用手指了指放在客厅里的，一个戴着桃红色塑料遮光罩的落地台灯。这时候，我发现她那种无奈与疑惑似的微笑，同吃饭时那种硬挣出来的微笑不一样了，整个脸上洋溢着一种很有内涵的美丽，特别是在灯光下，我发现那鲜红的嘴唇下面有一颗小小的黑痣，随意地嵌在那里，使她的整个面容具有一种别样的活力。

在她和我把地下室收拾好的时候，她显得十分疲倦地坐在那个钢丝床上，很不好意思地给我提出了几条规定。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她的神情尽管是微笑的，但我从她的语气中，依然感觉到那种老板对雇工的严厉来。